

天
目
先
生
集

天目先生集卷之十九

吳興徐中行子與著

雜著

贈張季公小序

往余丙辰春過吳門，吳門人稱數布衣豪無不誦說張季公者。已心異之。及少年輩則又往往矜相官室裘馬及六博跳牋之戲。余以爲吳俗故然無足異者。及辛酉夏再過吳門，季公仲子幼予始與余締交，因得習公本末，乃知公無勢。

能之榮而稱賢，問里千里慕義，要非苟然而已。
也。張故世敦本業，而李公始用賈。起公少時，已
淑儻負氣，顧善心計，明於積著之理，以故不爲
鐵畫，而獨以奇勝。二十年之中，三致千金，乃益
美官室，修文物，玩好擊鮮，擁豔座客，常滿。而又
忼慨然諾周人之急，雖貧交疎屬，無不各厭其
意。至里有仇，卽州邑大夫不能聽。公居間則又
無不曲聽者。蓋褒然一賢豪俠矣。及余友周公
瑕，黃士雅又稱公客金陵時，心動輒從盜中歸。

省砍傷其股。母氏有疾，割股以進。母疾漸愈。至
敬兄友弟，睦族撫寡，如恐不及。諸子興於文學。
伯氏與幼于競爽詞林，知名當世。竝有鴻漸之
望。季雖冲年，清聲鬱起。其孝友經術，又與萬石
革賢家相埒矣。豈非瓊瑋達識哉？余恐好事者
不槩其實，而猶矜恥於少年疇昔之語也。故論
列之。俾大雅得采覽焉。

敘邵長孺詩

李唐以業詩舉士，載卷而行，皆詩也。今制左矣。

故士右經長孺少受掌故尚書念母寡老貧而不卒業渡大江客淮漢而游梁游燕緣詩而抒其憂思之懷何所求聞乃物色者竟以詩名長孺黎惟敬見而竦然異之曰美哉安所得聞召南之音乎亟稱之輦下名駿駿起長孺謝去謂今士以急經術貴奈何有邵生顧以不急之業取世資邪遂鼓篋從肖子游翩翩稱司成高第悔其少作若敝帚已余謂長孺過矣夫士患無才耳才何患無當詩歌聲律而夔不云乎如或

知爾則賡歌訓治權輿具茲猶然邵生也何薄乎梁燕之游哉

尚白篇引

蓋景從自戊午秀才舉而對公車者六反矣于閩而燕萬里也擔簷躡屩視出吳越齊魯之墟不啻比舍耳諸挾策報聞罷者多無俚之執咄咄不能吐一語景從顧獨喜詩而朝白詩益豪而神益王是終能蓬累而行者哉孝武間東方少年上書高自稱譽帝偉之方景從舉時其已

誦言豈下四十四萬，豈不足爲天子大臣。第其言遜，故拓落至是。而詩固豪，亦遂其心之思耳。何至滑稽炎驥，問侏儒飢飽爲也。

今上好文景從行待詔金馬，當公卿侍從，而賡柏梁之歌，且進於是矣。

上得無訝相見之晚邪？詩曰：皎皎素絲，在所染之白六入而玄。景從何厭乎？六反。

玉華石懸句跋

嘉靖辛酉小歲之夕，郭山人次甫飲黎惟敬齋

唱酒半酣，乃對玉華石，互舉聯句，各十五韻。既就二君意得甚。山人謂惟敬曰：「今夕事大佳。第少徐子爲恨耳。」乃縱飲待曙。次甫卽懷草出關，叩余戶，旣以夸余，且屬余跋。余方病甚，臥未起，乃亟命童子持詩草至臥中。讀則醉墨猶淋漓，夫歎也。及竟讀其辭宏達，淵放詭異，超忽竝有塵外之致，不覺五內冷然，神氣俱王，霍然病已也。豈二君夕從三山五城來邪？余徃讀莊列龍伯國人及大鵬逍遙篇，以爲古今卓絕鮮儼，及

今讀二君詩，又爽然自失矣。乃若軒轅爾明與唐兩生石鼎聯句，至鄙淺可笑。而韓退之顧栩栩然述以爲奇，是猶斤鷁騰躍於蓬蒿，而未覩垂天之翼也。又豈可與二君同日語哉？

五君紀容跋

往吾黨爲詞盟燕市時，梁公實宗子相已踵厲起，而謝山人亦以布衣引重，至振興封殖，則吾于鱗元美方也。是時吳明卿已從旁睨睨而敬美方事，諸生業未暇也。何圖數年間，宗梁蚕世。

謝山人尋自引却。於是明卿始得與會。而敬美後起。奇進不忝。薦行卽干鱗。數寓書不佞。忻忻願爲分席也。四明門人薛子熙以所掌識面者貌之間中。并列敬美。而周象賢系之贊述補俞仲蔚所未有。可謂實獲我心矣。第不佞猥廁其間。不免形穢之誚。而興懷逝者河山之感。則又憮然自失矣。

王勃滕王閣序跋

代作

是閣勝聞海內。以予安是序也。其文尚沿六朝

習而詩則爲唐雅音焉。或謂重于江山，或謂得江山助。要之亦有數存焉。非必其人以也。子安不永，乃推唐爲千歲曆。迄垂千歲，而曆嬗者屢矣。其與江山永麗者，而獨在于斯文。嗟乎！今閣益歸然而序獨闕如，非壯觀覽而稱名勝也。余乃爲之重鋟，豈亦偶然者哉？

韓愈重修滕王閣序跋代作

宋人跋是者，謂自子安三變而乃得退之，推崇之獨至。然觀退之壯三王而喜列其後，則其文

當並重而軒輊者過矣。余獨以弘中文思溫雅，且有善政，足術人吏浹和，乃治是閣，復推讓退之爲記。視三王獨無愧詞，則其人相引重立，惟文焉已乎。

古文雋攷

江右人文自古尚之矣。今代狩東萊趙公，乃思遠于髦士，患其沿一切陳語，而懵於爾雅之源，或譏說聖命而闕於詞之不足發也，乃編古工文者，自左國而迄曾蘇，令得佔畢而傳習焉。名

之曰古文雋業自敘其義矣然是義也本戰國
之蒯子而序其權變之說云爾公於文學齊魯
之天性也嘗讀中秘紳金匱石室發六藝之要
眇飫千古之英華嘵文之代變而權衡或爽則
卮言勦說至於無所折衷其稱雋永者往往不
少慨見矣故出博約之才而善調劑之真於是
編也頗取節而無加飾今學之知味者深嗜之
而不厭當知庖子進於技惠文得之以養生蒯
子喜其說公得之以精於文矣

壽字跋代作

夫天下之壽豈不在于

一人哉爲造民命
社稷攸關萬姓共祝

天子萬壽昭

君恩而謹臣節奕奕乎今之禮哉第余聞之詩矣邦家之光萬壽無疆農夫之慶萬壽無疆是願與臣民共之也古之爲民如此余獲壽字而銘于公署上爲

一人祝下爲萬姓願余幸享太平而保餘生足

矣

福字跋

代作

古之錫極曰九五曰萬億及言百者莫非福也夫極錫自

一人而成于庶民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天子之福也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天下之福也故

一人作之而敷錫庶民保之而會歸臣無有作

胥保厥福而上其百焉則如幾如式矣是圖備之幾式之謂也

元通神應贊

有序

左伯翼公靈璧人也家世祀元通大士像至太夫人益謹公當七歲除夕像嘗現靈息災于草堂保公而有今日太夫人每就養官舍則繪祀之如家堂當八十傷足閱九月而復履其神益王夢神之所治也公稍記之以傳于人世余惟佛無色相歸于諸空立之像者

奉者之誠也。亦若儒家尸祝以致如在之敬云爾。第其徒好誣乃謂像之始也。優填王選香木肩與天匠操斧聲徹三十三天而消衆生罪垢煩惱。公自王大父官潭州得豫章爲其香木也。而爲大士及山形寶座龕几之屬。蓋如天匠之所造者而奉之數世矣。魏孫敬德造大士像禮祀之卽獲廻生之靈。况數之所敬事者乎。何憂乎災。何畏乎疾病。公今自方岳而上則消衆生罪垢煩惱益多矣。余

聞惟善與孝達諸神明若夢寐所通靈藥所
示往往有之安可以謂盡誣太夫人之愈疾
寔公孝感然也而神之陰陽善類則太夫人
壽其有艾邪乃采佛家言而爲偈贊云

事親非可比諸佛心卽是具足菩提心自在觀
世音

龍巖俞先生贊

舉世競進兮峯獨厭軒裳之縕結舉世厚藏兮
荃獨慮多財之媒蘖方其少游兩都紫骝蹀躞

則豪士傾心，名公投謁。及其通籍西京，請纓南越。拂衣五湖，卓哉明哲。夫其儔擅連城之譽，技乘臨池之絕座。滿北海之賓，架積河東之篋。賦擬金聲，談蜚玉屑。豐儀美髯，高霞朗月。似宦非宦，似俠非俠。嗜酒類狂，韜光類拙。豈附榮而爲通，匪立枯而爲潔。不刻意而彌高，因任達而成節。上揆竹林之名流，庶與嵇阮而齊列。

覲歸祭祖文

謁塋而別，四閱寒暑。藩臬載陟，荐膺簪組。匪承

世澤疇，畀斯祐。北觀言旋，南游伊阻。愀矣悽其聿，將清酤。

祭白溪山后土文

先塋攸棲，寔惟茲土。永賴神庥，申錫斯所庇。我後人薦，奕纓組敢答寵靈。有醻有俎，

歲除祭司土神文

歲在丁丑，實生不佞。何以徼靈相予，爲政盡室。康亨孰非天幸，月際嘉平時日維今。爰修報典，神其敬聽。袞職之榮，螽斯之夢。萬福來臻，未綏

錫命

紀夢示諸生代作

丁丑夏五既望，鄉舉諸生請豫章書院爲會肄之所。旣嘉褒其志而如所請矣。越二夜夢視之，則草木叢蔚而諸猿或嘯或飲或踞或馳，蓋山壑巨區也。覺而疑之，蚤起視事，鄉士大夫儼然造焉，而以是院廻前節鎮除爲吾輩講德地也。其可復與諸生乎？嗟夫人其舉之，余則安敢廢且。夢旣異兆，乃檄郡改卜攝事顧丞于院之右。

而於夢未符竟未遑他圖然侍御趙公則善之
且捐贖金以佐費郡守王君遂落成而歸其
豫章之望矣乃思夢占當從古之大人雅之章
曰衆維魚矣寔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今
茲異兆斯其藹藹王多吉人乎猿之爲元音則
同焉自今講業於斯者科名之三元豫章所稔
聞諸生當自負之而余所屬望者則在不忝乎
科名必有元德元功而達尊爲元老以媚
天子庶人者是乃余之所爲夢也按豫章之瑞

天降慶雲甘露焉。地產嘉禾靈芝焉。而禎禽奇獸若鳳凰麒麟之屬。至于寶効且化爲神龍矣。彼猿者安足異。胡爲乎夢而竟非夢也邪。大人占之其爲元可知矣。然則多士萃天地之靈。以貴于庶物而瑞元元者。其不在于斯乎。院之顛末既屬太史鄧公記之。適余赴召。諸生請留言。以爲他日左券。乃述夢而紀厥占云。

宗公案牘

詞林宗匠名世軼才。擎功令以勵賢。則言成矩

寢而多士靡然嚮風開城門以走敵則身作金
湯而萬姓于今受賜乃若排諸家而尊獻吉首
倡詞盟冒九死以哭仲芳力扶人紀蓋庶幾紹
明兩京而師表百世者矣顧中道客死海內悲
之往者侍御樊公于罷市之辰卽已奉祀第子
先生賜復之地未盡舉行心喪殆徧於諸生益
食未周于別郡本道遙觀遺愛竝懷尸祝之心
繆攝學章迺可俎豆之事昔友不舉後死何爲

表恤故官以勵清修

故蘭谿縣署教諭舉人彭翼字穉修孫南昌府
新建縣人宿稱國士。癸薦鄉書家無儋石之儲。
門有賢豪之轍數奇。一第業托千秋行振鐸于
儒林。遂樹標於文苑。素尚遠期。彭澤堂爲時艱。
清風近在蘭谿。何論宦拙。心雖甘乎鹿豕。歲適
在于龍蛇。王之命夫。傷哉貧也。痛嵇康之不作。
忍兄藐諸孤。倘郭震之猶存。必揮四十萬矧伊
阨我土地。何以慰彼泉臺。稍追掛劍之風薄將
束芻之誼。仰該縣取帛一疋。香一束。行學令訓。

導一員往吊其靈，仍動支官銀若干兩存恤其家。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

吳興徐中行子與著

書

奉王元美

愁苦數年，忽晤昔顏已若隔世。况承篋笥珍譏，
藥石至言，五日踰千秋矣。卽酬酢苛禮，足爲重
哉。茲承手書，損餉備極綢繆之旨，則知別後苦
懷，翻增于昔。至誦瑤章累紙，并惠贈高篇，詭瑰
奇絕，竝鴻蒙以來，未有之語。卽何異入貝闕游

神山耳目改易心神飛揚僕雖沈鈞之餘栩栩
生氣矣何愴快之甚哉子相雖與彭殤等死然
此物未就抱恨無窮足下卽遭令先公奇禍然
著述偉麗足垂千秋太史公謂此書藏之名山
傳之通邑大都雖萬被戮辱無悔也此寧可以
存沒福禍論哉至如僕者弱植末榮夙圖未遂
則沒慚宗生生愧王子耳一代史遷之托方足
下况太夫人及愛弟俱賴慰藉千萬損痛善愛
以慰知已不勝懷愴

方鞅掌中得手教爲慰久熱後甫涼讀之爽氣
習習矣文字雖困碌碌視之簿書自異山楂中
市朝書畫中商賈益酒中地獄好客中苦海皆
是勝事雅會而因多生業障耳若簿書者市朝
商賈之券課地獄苦海之案牘也於中視之而
如勝事雅會非如足下高才闊度誰能擺脫不
佞之因此甚矣邇頗廓落者以無智故任之耳
明卿將就足下江東而棄不佞江西不能無望

已草檄難之矣。倘不我過，足下以爲何如？德甫
自是雅致近亦幸過我矣。信宿而別，今尚歉然。
用晦及諸王孫，亦時時晤語，第未能濡首如來。
書耳，頃白鸚鵡賦，復從秘簏中得之，大喜。已承
再書，并尤君畫至，則又大喜。然恐不知者竊笑。
僕非謾，則貪也。鸚鵡何物所博若是，奢乎？書方
就而梁雲岳適至，更得起居爲慰。浮山似曾與
中丞相識，僕當爲慙恧之也。嗣月迓次公人來。
未布不一。

奉張肖甫中丞

頃行後計尊嚴便當勿藥然心猶懸懸未解也。今得手敎釋然矣。不佞廿五日抵舍萬里生還。親戚朋友慰藉勞苦非不欣然顧安得如吾二三兄弟把臂道故爲愉快也。蘇臺三月不啻千秋矣。二日節鉞且西自金焦以上鍾阜諸山方延頸寵靈吾丈揮灑之餘金陵紙價當自此貴也。第不佞不獲執鞭珥相從爲恨耳。王江州腴貺柴桑令酒價當復有餘至承不忘於肺腑云。

云爲吾黨張幘堂堂矣卽鮑叔何論焉非吾黨
兄弟又安得至此賓履遞至凡四五起始具牘
竟乏詮次新愈千萬爲道珍愛不勝懇懃

二

歲除方及之戶部赴任奏記報謝并持 詔軸
奉復自度當免拂衣幔亭就足下載酒燕磯牛
首爲空同三月往也不意乃爾不勝快快然足
下以太夫人陳乞屢矣前得御板興歸甚幸况
改席舊京桃政挽留之意自在非久當還公舊

處但吾黨兄弟星散且盡蜀吳悠邈更有河山
之感耳越在海壘不能執手河梁一敘謹走一
介代送江滸積悰如海百不得一千萬駿亮

奉吳舜襄

去秋豈不願亟見足下第家迫江南僅登堂一
省覲席未煖行矣虛辱使惠悵然悵然比使還
披誦華牘瑤篇愉快特甚席上數首情景格律
竝自工佳灑然盛唐音也贈元美選詩慷慨悲
惋抑有河梁之思焉至明月曲三首曼聲縹渺

振動林木當與太白昌齡竝馳矣。昔日君家筠
輦寧不爲足下掩譽哉？不但莫之與京也。足下
自持手扳及入爲曹郎，又奉使江以西，先後賢
勞且廿年。寧復以藩臬相煩邪？持衡者必有以
處足下矣。昨子相復外補，或子相自意邪？故人
星散且盡，若足下又厭承明之驩，僕亦當營於
蕪五湖老矣。寧復向長安邪？荒署春雨驟至，殘
花滿庭，投筆懷遠，不覺黯然。

奉張助甫

兩省華劄。藻蔚溫麗。宛若平生。喜無量至篤。
念親故。撫悼今昔。攬五子之深思。墮千秋之危。
涕則又欷歔不能讀矣。嗟乎。助前身困謾口。幾
不自脫。顧獨以未見不佞爲恨邪。僕自嬰家難
以來。吾黨奇禍略盡。已灰心當世矣。顧獨念同
好如足下二三人。皆散在中原。非宦游無由會
面。不意復守貴郡。復是鄭張劭杜故署。則又輒
不自揆。希踵一二。恐爲知已辱爾。非能於此中
露穎也。若時復相左。便當拂衣五湖。掩關著述。

以托於二三兄弟之末，素願畢矣。此足下所悉。
未可爲他人道也。辱惠錦繡段金錯刀，故平子
所深思而重貽美人者也。惠懷八章大自奇絕。
卽洛之九鼎可易此哉？僕有自戴玉簪一枚，用
締結髮之好。家機紬一端，求固綢繆之誼。惟從
者內焉。方苦案牘不盡，願言東望碧雲，曷勝軫
結。

二

去秋足下之任時，僕方郊迎老母，不及走一介。

時車爲恨。及到郡後復有伊洛之役。歲除還郡。
拜手敘比省無恙。乃知別來尚有書三函。亟從
掌記索之。知足下念僕至深矣。嗟乎。僕與足下
神往十年。始途一晤。豈不稱難哉。矧秋中月色
海內吳生。一時竝得。卽醉鄉三日。不啻千秋矣。
及離亭雷雨別渡。風濤倏忽之間。變態尙爾。况
平生狂俠萬倍。此者乎。非播遷外庭。飄零遠道。
天道猶恢恢也。僕頃往洛陽。跋涉千里。初意良
苦。及從雪中車還。道經嵩少。訪達磨之禪影。尋

李渤之隱居，縹渺詭異，非人間所有。及讀唐功德碑，摩挲漢封三柏，竝千古卓絕之觀也。設跼伏一隅，安得此勝覽哉？然猶念足下鞅掌簿牒，大自不堪。至讀來札，云掩關高臥，鼻息相聞，五湖二室之間乘興出游，則又懷子鱗於鉅鹿，訪盧楠於大伾，望明卿於武夷，慨元美於海上，翹翔日月，上下山河，軒轅然有八極之思焉。且恨謫晚也，設僕與足下不出都城門，竟老又安覩。宇宙寥廓，河岳之巨麗，哉然則造物於吾儕

蓋至厚矣。豈但稱恢恢而已乎。此僅可爲助甫
道難與外人言也。春氣撩人必有軼藻數示爲
起予者。北望太行不勝延佇。

奉中丞北川陸公

某自苕上奉違左右，忽忽六秋矣。明公爲中朝
推轂，而壯歲登壇。聞府之辰，山川改色。嗣聞粵
寇狂悖，盤結堅深。卽老臣宿將扼腕稱難矣。乃
以四月臨戎，六月告捷。大憝効敵，倉卒就擒。抑
何成功之速也。卽請長纓以繫百越，操尺筆下

齊七十餘城者，詎足擬乎。此寔社稷蒼生之福，非徒爲鄉邦光已也。不佞沈汨簿領，竟無尺寸之效，殊負知已，奈何奈何。倘不遐遺時，有以教督之，適南使之便，輒此附承轅門，惟冀節勞善愛，不勝懼懼。

奉劉嵩陽

自奉藻翰以來，夢想玄湖之勝，蓋不減五城十二樓也。顧余何以俗累妨仙緣哉。簿領小暇，便當單車奉候高齋，蕩舟芙蓉葭菼之間，授簡飛

觴稱快千古也。茲走一介籍不腆代觀門屏。伏惟從者內焉。

奉林聰峯年丈

僕別足下六年矣。每念吾同袍中年少者，莫如足下。而軼杪藻思復與終賈齊驅。况累世珥貂之裔。蓋軒軒盛矣。及稍益近之，則練達大體，克勤小物。縕藉溫茂，卽黃髮弗如也。斯可與少俊喜事者同日語哉。此鄙人之所以嚴事之。敬慕之。六年如一日也。第僕自一麾日有寇戎之事。

既不獲奉訊左右嗣又嬰先君之痛萬事竝廢
鬱悰積抱則至今耿耿矣比審奉使慮囚敝省
則喜慰不可爲喻敝省自島夷創起死鋒鏑者
不可勝數又重以水旱異常之災而賦役繁興
民散久矣詰謾之民不重可矜邪至有司訟牒
則又蕪甚中情者勿論已其次伺上指其次快
己意最下者則委之胥吏矣其伺上指者獄文
猶有隙可解獨快己意而委之胥吏者則往往
深文曲詆牽制令不可反所謂密如凝脂苦如

秋荼者也故初聞之鮮不掣背謂此固死罪也已而氣定徐訊之則又多類東海婦事矣蓋初成者既徇胸臆而失其情繼勘者又避嫌疑而泥其舊至錄囚者又多信其文而不推其款也徑數讞勿更遂報決矣嗚呼豈不冤甚哉故僕往在江南時於文深者特留意情委可原雖與招案相左弗避也浙中今得足下十一郡常無冤民而僕猶以此瑣瑣相詰者誠以人命至重獄情至微而折肱之語或可備采葑之聽耳想

足下勿以爲罪也語云一夫含憐猶爲飛霜矧
今南北災異如此幸足下奉天子寵靈而宣
布德意則所以銷戾導和布曠蕩之恩而變災
爲祥者其利固已博哉何敝省之多幸也僕秋
仲北行恐不得一晤顏範敬此代布願言之衷
垂鑒幸甚南望玉節不任馳情

答王太史

僕自束髮讀書論古昔賢豪節俠之士未嘗不
拊髀興歎願爲執鞭也已得汝南大復何先生

集并傳讀之慕其文章氣節恨鄙人生晚不獲
同時一語且復聞足下才節如大復則又恨未
卽覩見之也及補守貴郡私心竊幸頃過中陽
通足下掩關養疾而僕亦以初至鞅掌竟阻下
榻之驩乃手敍惠貺斐亹滿牘知足下念僕深
摯矣所承示節婦傳事至奇偉文尤激烈歛衽
三復有上下河山之感千古不平之氣旣斐然
失席又悽然沾衣也嗟乎嗟乎彼閭閻匹婦至
微矣非有文史之開導父兄之指誨賞罰之激

勸也。乃恍慨殉節。如是然微足下哀而傳之。不
幾於湮滅矣乎。則又以悲古今不遇之事。及真
陽督捕吏不察枉殺其夫。又類東海孝婦冤矣。
有司之以政殺人也。至此僕復以此自警。卽當
檄真陽邑里丞史文學亟詢里籍姓氏。上督學
疏奏表聞。卽以雄文勒石。僕亦附以一言。以解
失職之過也。臥病援筆。殊乏誼次。

奉俞仲蔚

賴違復兩更歲矣。感念何時可置。欲任文旌爲

洛下之游極知高致久謝塵俗第僕與足下夙有向
蜀之期况嵩少勝游似不可少度雅致必承惠允卽當具安車奉迓也元美銜恤海濱明
卿又移武夷僕跼跡周南不勝_留惜之歎去臘
從嵩少還值雪霽宇宙茫茫若鴻濛一色獨嵩
少如翠屏環峙歷代名碣竝突兀蒼穹捫雪讀
之如過三山金銀臺發金簡玉字也至嵩陽宮
漢封一柏大百圍九人接臂方盡高可五百尺
獨青青雪中殊有奇致及達磨面壁巖李渤盧

鴻仙隱處，竝在雲表。非塵中所有也。倘馭風冷
然寵靈之高篇奇翰，揮灑諸山，俾僕附驥千古。
又何必同日竝游哉？惟冀垂昭勿乖，延佇積悰。
如縷而布，不盡。

奉總制喻公

某不肖，無足比數。頃辱廣度兼容，降尊隆禮，驪
踰平生，喜忭無量。及奉違後，復承巍牘，豐儀萬
里，遠念鄙人，誦義何有窮時。第久困簿書，去冬
復有伊藩之役，致稽馳謝，深自耿悚。茲更辱長

者不加鄙夷而特賜獎借此又國士之遇知已
之恩也不知某何幸而得此於門下哉恭謹石
畫鴻猷卓越海內開府崇朝山川改色至運奇
制勝動中機宜蓋無異操筆破竹而威行萬里
矣卽昔賢之空漢北而犁王庭者誰足擬乎此
又朝野所共踴躍而非某之私性也因勉撰銳
歌十首敬上轅門伏惟大雅裁教至懇至懇

奉萬西原

曩昔曠違六載始歸承明足下與僕寧不欲朝

夕道故披寫積悰哉余值計吏之時耳目方屬
卽欲數數不能矣至辱眷念殷勤體悉委折則
又無所不用情焉鄙人懷惠又安知報所邪自
下車來冗積萬端而臺使按部踵至僕僕無休
暇時久稽馳候耿切久之忽聞口語波及扼腕
不息幸賴聖明昭雪量移外臺玉石竟分公
道固在然痛高賢之坎壈歎畏路之嶮巇旣爲
之驚憤填膺則又未嘗不傷心隕涕也乃聞高
懷曠度超然物表無幾微見於顏色高堂俱慶

得稱觴上壽二尊人前綵衣繡服照映南斗此
又游子之至願而生人之極驩也卽三公九錫
又何以易此哉僕固知足下甚幸之也敢努力
相聞惟冀葆和自愛以需內召南望不勝馳情

奉大司寇黃尊師

恭喜內轉北上當天路清夷端士登用而掌邦
刑以弼治化自此天下無冤民矣此寔中興太
平之會而海宇士民共所欣慶者也豈但不肖
私性而已哉然又竊念尊師自筮仕敝邑至今

垂三十年未嘗一通書政府自巧官者視之鮮不謂迂然三台八座之處竟不能沮吾師而向之速化者往往中道去恬靜者未必終屈而捷徑者未必終達也是又可以見公道之猶存而自守之當正矣不肖每心誦之以爲持循然弱植庸下竟未能効尺寸以慰知已之望則猶稟稟未安爾相去千里面候未期惟冀尊師不惜法誨如往時俾知振策以不負門牆則造就之恩益無涯涘矣干冒尊嚴統冀鈞慈涵貸

奉督學繡山陳公

幸拜教翰勤篤懇惻之愛至憲琴某以鎗憂疾
助車馬以振困乏蓋無所不用情矣顧不官則
何以當之哉某往輒不量幸附同心之末日夜
砥礪思以功名相命迄今十有三年鞠躬勑行
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欺鬼神此寔與門下剖
心析肝膽相信者也往者比曹多暇一切請謝
既已不爲乃掩關讀書或命儕坐嘯凡以自適
而已然往往逃虛避影惟恐人知初未嘗以之

媒進獵華矜已凌人如少年浮薄所爲也及慮
囚江南奉天子璽書而臨郡邑上下體貌自
有彝章卽太守二千石猶以手板僂謁而徽尉
獨投刺擁輿從中徑入其蔑視王命而輕侮部
臣亦甚矣却而不見似非鉅過至審錄罪囚時
天道王法森然監臨尤非可以已意出入者彼
復強爲解脫則又執而不行無非守王章重民
命而不欲爲黨私市恩之行耳於彼非相惡也
况自奉使至今七閱歲矣京考又三次矣豈謂

彼一旦作臺臣輒假風紀之權而誣上行私乎
抑豈謂積憤蓄毒於數年之後而變亂是非橫
行胸臆至此也同郡諸公頗諳始末力爲排解
而當衡者未嘗識而復惑於比曹時詩酒自放
之名竟蒙黜典嗟夫命也夫復何言然自被播
之後微聞元老故人及朝野士紳頗多稱枉則
不肖之心亦庶幾暴於天下矣心苟無瑕卽老
死丘壑無恨矧當局者猶存如綫之路可以奮
翼池池者乎至承來教疊疊意至深遠矣不肖

又安敢挾忿懥之節如悻悻者爲乎但念老母
七旬以上頃迎養郡中忽忽不樂而不肖久苦
簿書尚乏子嗣竊計歸山數年上得以奉大夫
人下或有糞土之息則三公不易而萬事足矣
他復何言哉此寔不肖之肝鬲至情而非敢有所矯飾也惟亮察幸甚日遠清光河山益邈極
躋行毫不任飛越

奉辭方山先生

頃令躋行迫重以愁病在榻率爾奉候愧悚久

之君陽文學還其述眷念故情愈益感念無已
伏闇敝省通誌創草且竟抑何奇思之神迅而
健筆之飛捷邪較之研京十年練都一紀者瞠
乎其後矣僕不幸抱病草莽末絲躬覩藻翰之
場而內弟李生炤竊獲執楮墨之役從門牆之
末旦夕周旋縱觀高旨亦猶僕在左右矣豈不
稱幸甚哉李生在帷下繆叨賞拔之愛今得再
游龍門顧請益於大雅者不可以言計也執事
國士之遇寧有異於昔乎第春季擬襄先君事

龔先生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六

冀李生贊歸以佐不肖，蓋葭莩骨肉之誼則然爾。并祈哀矜，幸甚。

奉明厓翁

中行自奉違，不復聞清言。
日坐煩惱障中，因念此身方涉苦海。
其中風雨萬態，固知津涯乃若是下。
法身早登彼岸，中行頃已合掌稱善。
歡喜無量，茲復拜手教及禪偈數首，稱說與張學士。
談禪後，夜半忽大悟，向來公案俱了。
中行又合掌稱善，歡喜無量。
一切情愛皆緣生生，若悟無

生則無生無生則衆緣皆散卽逆旅異域皆率世界。况三峽高出秀甲九州，震旦國第一山也。足以清淨身住安樂土，悟日益玄樂日益奇緣日益少，樂日益多染日益遠，樂日益新。况重之以康樂之篇章，元亮之冲粹，太白之高爽，右軍之清真，振衣絕頂則五嶽低回，揮塵玄關則萬緣盡滅焉。往而非須彌祇園邪，承弭節見遲恨不一日了事，奮飛相見緣此郡訟牒如蝟文移又不以時至中行爲一切衆生解脫，乃不

能爲自己解脫，又可一笑也。計望後了此段業
緣，當冷然御風，佇聆警錫也。

奉王敬美

仲冬令兄致足下衷言及足下玉伯書，竊意言
者先入深次膏肓，必無幸矣。猶然獲免，自玉伯
司馬與足下力耳。然玉伯與足下苦心甚矣，卽
石交如羊左，張范寧足多邪？足下清冷之望，咸
謂當居藻鏡之司，乃復屬之他人，與不佞近事
竝可一笑。豈百六餘燼於今猶烈邪？承示再得

掌珠誠人倫大快事。他復何問哉。不佞年力就
衰而蘭夢克杳。遑遑何爲行且挂冠武夷。冒然
居守五湖矣。安能栖栖然從游大人以成名乎。
是仲比翼青雲與玉伯鴈行。燕市酒酣以往。倚
歌相和至足樂也。南望慢亭能無向隅之感乎。

奉戚南塘

不佞從昔者吾友于鱗今司馬伯玉猶大將軍
悉其不佞卽落落寧可以當吾世而先明公乎。
久之不佞謁除于鱗入賀載游燕市中而覩命

遠辱則猶不佞之願結驩于明公也平生幸甚無何浮湘徙滇去帳門萬里比涉洱海渡蘭津登點蒼山絕頂南眺銅標慨馬援閭疆之績西望大渡想孔明深入之勞東瞰昆明壯博望鑿空之略北瞻燕然姑衍則公登壇勒銘處也不佞蓋旦夕神揚焉今夏入閩而寇警適至部內雖幸無虞而濱海千里不無事矣設第守公舟師條約詎至是邪往歲遼薊之間迄無寧日最後僵胡款塞咸懷不測之憂乃令旆裘震敵而

九邊晏如則明公輔屏翰先之也漢武時樓船
下越驃騎蹂胡赫赫盛矣然直各効其長耳顧
安得如公身兼南北之寄而所至輒効者乎二
三兄弟往往推重千古豈虛也哉不佞才質庸
下髮且種種老矣學文既以無成治兵復背所
習方圖以閩事請而使命重勤不任感懼敢因
以請閩海雖明公之賜履在焉况不佞辱在石
交者乎幸賈餘勇爲授筴焉則八閩遺老受賜
弘矣千萬善愛以副倚重

奉汪司馬玉伯

自冬徂春凡四拜裏言頓首幸甚言者先入深
次膏肓自分必無幸矣乃竟得免非明公之賜
而誰賜哉不佞自惟下愚弱植上之無息壞之
盟自結主上外之無金張之援列在肺腑內之
無曾史之行取信當世直一畸人耳微明公之
力其何以自免乎不佞束髮受書落落窮巷帳
不自量願比蹤猶介之士溝壑自甘何有何亡
付之談笑乃今顛毛種種艱難險阻盡知之矣

寧復沾沾一雞肋乎。顧不肖辱在詞盟，不肖之身卽吾二三兄弟之身也。一被指目，如同盟何。如天下後世何。幸而知已一酒之，卽死且不朽矣。寧獨以一肋故邪？然退而深惟，幸不可再。幾不可失。第閩尚有鄰警，職在行間，而臬僚遷去，且盡不俟方承。乞諸道俟高秋解嚴，羣公畢至，便當挂冠武夷，冒然代山中君守耳。明公謂何元美，且至于鱗後，二三兄弟代興中朝，千古一快，獨不佞向隅海濱，當不免河山之感耳。

奉潘印川年丈

客夏辱餞送殷勤幾不能發比入閩鄰寇犯界
輒掌行間未遑候謝然自覩賢子雄文滿擬二
妙連璧鄉書爲快也乃復見遺殆天欲厚其蓄
而大用之邪兩辱手教慰藉至矣海內石交有
踰我鮑叔者乎不佞薄菲漸復衰落輒遇輒阻
平生之疇往往如是今歲且暮矣更復何須惟
日夜冀幸明公秉軸清朝鴻鉅之業俾二三兄
弟有帡幪焉卽漁樵五湖不啻足矣他復何望

哉惟知已亮譽蒲輪且東于萬普愛以副倚眺

奉宋陽山

中行不佞往歲從二三兄弟游郎署中抵掌談海內大雅之士未嘗不首服明公不佞心折久之顧獨未獲寵驩門下然平生慕向言出處龍蠖之跡大略相符及今奉手教宛篤已于郎署時繆被賞音矣夫不藉積久累舊之故而意度懸合比之斷金斯不稱古之神交乎客歲忝竊閨役沾沾自喜庶幾旦暮遇之而明公方以宿

望留朝矣夫求之累年失之跬步此自不佞數
奇耳復何恨至辱莫逆之義溢于尺牘蓋藹然
不啻旣遘也顧不佞何以報稱萬一乎惟是珍
撰不惜惠遺猶旦夕鈞天之側怡然忘老矣率
爾僭瀆想蒙亮答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

天目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附錄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
墓志銘

汪道昆

昔在嘉靖，作者中興。于時濟南李子鱗、吳會王
元美、吳興、徐子與、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同
盟稱伯，是爲五子云。及宗梁無年，濟南卽世不



俟晚託莫逆則惟吳會吳興戊寅冬十月庚寅
子與終江西左布政使元美有弟敬美則與子
與同官于是定子與後歸子與喪未墓也己卯
冬十二月廿五子與兄子詠奉子與柩墓于東
郭之高橋既告葬期元美移書不俟子碑我志
子志我碑惟子先矣乃不俟則以碑屬元美竊
爲之勒石而志之墓門徐氏世家長興其先奉
詔自中都來徙處士東室于許語具于鱗元美
子相所爲傳志中許太夫人夢擁日而有身凡

三索而得子與大司寇黃公故爲長興令則自
勾象而奇徐生既得當鄉先正大司寇顧公女
以楊氏甥女庚子子與與計偕詣闈下庚戌始
對公車子與故稱詩名隱隱起既受比部則于
鱗元美子相公實皆同舍郎于鱗以修古先鳴
鑾與元美爲桴鼓稱詩則祖建元而枋大厔爲
文則補左國而宗龍門子與相得甚驩恨相知
晚也元美雅言于鱗尚矣諸子各有所獨至惟
子與具體兼長顧諸子睚眦市朝負豪舉子與

溫溫者也。有德厚長者之風。然不取苟容。斤斤務立名行。楊忠愍以直言死。子與從二三子治其喪。袁州嫌之。卒斷乾二三子。獨不得子與。問無所瑕疵。子與讞江南出爲汀州太守。會廣寇至。太守多保障功。語具不佞所爲政蹟碑。則汀民迄今祠事之矣。比入計。乃奔父喪。服除補汝寧太守。所部議以汝寧代懷衛賦。子與持之彊。賦不可加。獨守吏可罷耳。議遂寢。伊慮人擅興作。詔所部詣之。子與宣旨。請俟王無專城。則

有

皇祖之訓在卒令悔過墮其城郡大猾構仇家
何通判以免死匿不得詰子與懸賞格購匿者
付士師語具郡人左司馬曹公所爲遺愛碑則
汝民迄今祠事之矣及袁州敗子與猶以故比
部量移人言子與幸保畏塗卽夷而躉命也子
與固請留養直將以菽水終焉元美敬美乃遺
百金裝曰願以是爲太夫人具甘毳吾子行矣
太夫人不欲留子與趣之行尋判長蘆貳瑞州

進山東僉事。檄未至，子與業自瑞州奔太夫人喪。服除，補湖廣武昌道時僞漢遺俘柯彩鳳負固聚徒，流劫三省間，置勿問。子與以計下之，吏自服其辜。

今上改元，進雲南左叅議尋轉福建副使治兵福州。福州控山海之樞，則不佞疇昔所事事也。明年進左叅政，治糧儲。市猾鳴城社者七十餘家，率據公廩以病閭伍。子與悉寘之法閭伍，乃驩。明年進按察使監文武試得士居多。明年進

江西右布政使嘗奉 詔鑄錢以資民幣錢決
大行中丞潘公言于朝請以是倚辦右轄既進
左轄更事益勞卒之日則執刀筆草爰書奄忽
逝矣距生正德丁丑蓋僅踰者二年子與故
貧居常不問家人產家再火愈益貧伯兄中孚
蚤亡子與撫兄子詠爲已子入胄子籍封君爲
子與置田若干畝子與悉推以歸伯兄中和諸
客從子與游戶相踵也則又傾囊以給客奉且
稱貸益之卽乘路車之四方後載累累相屬所

周不必皆急所急不必皆良子與辦應之不遺
餘力卽客借交于澤不避先談力誦舉羸蓋與
元美中分士矣所至務興吏治然猶慕文翁之
居蜀山公之居荊州嘗就汀州築二巖就汝寧
築天中書院遍以居郡弟子高等時至而程其
材武昌故有黃鶴樓樓且壞子與部署而告閑
府請以廢園殿材新之旣自江流得巨木四章
各長七丈有羨子與以爲神助不日落成閩西
郭故有千頃陂中陂峙一山若員嶠子與爲之

堤以樹桃李爲之方舟爲之亭榭以備遊觀卽子與居近天目山故有青蘿館董董耳敬美之主喪也楊夫人蓋垂橐歸敬美以詠冢孫固不得後支子且仲亦獨子其以詠季子承孝後子與爲孫嗟乎子與肩隨于鱗問齒問官差過之矣顧二三兄弟具有箕裘獨子與視子相同待人而祀惜也子壻二長經歷周文政次國子蔡鼎鉉其斯爲猶子乎哉銘曰

謂文有命故多不達爾陟方伯跬步闇闔謂文

無行故多不譽爾稱長者誦義寰區天授斯文
宜篤爾祜洵美且仁云胡不祚惟茲元服千乘
乘黃王良在御孰當鴈行喝喝戶誦蹠蹠戶祝
不朽在茲昭哉嗣服震澤泱泱三天子鄣須陰
抱陽其斯爲中行氏不死之鄉

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

目徐公墓碑

王世貞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徐所受姓具韓愈所造偃

王廟碑中其系鳳陽人也洪武中進五公者坐
徙江南之長興遂爲長興人進五生亨六亨六
生農隱有子五人而最少者爲封刑部公某刑
部公以儒行顯閭黨間娶許安人善女紅有子
三人而最少者爲公公生而穎警十數歲卽能
爲舉子業旁及古文辭十六試於邑邑令黃公
光昇大奇之謂是兒國器也尋游邑庠爲諸生
于何舉鄉薦遂進遊南太學益爲古文辭公白
皙美姿容眉目如畫能食酒工諧笑所周旋毋

非賢豪長者以故籍籍公車間凡十年而成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公旣以文辭有聲寶而尚書爲顧公應祥其外舅行也甚賞異之間謂曰郎所業足自名必欲舍而趣古者則毋若他曹郎李攀龍又謂不俟世貞雖少亦其次也公自是交驩吾兩人而同年中若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咸來相勵切公遂取舊草悉焚之而自是詩非開元而上文非東西京而上毋述矣而會郎楊繼盛者上書劾相嚴論死猶在繫公時時

橐餧食之間一入相慰語慷慨欷歔泣數行下
楊君謂公毋入人且生得失生得失相嚴當舍
我而與若讐也公不顧而太宰李公默雅能公
文擬入內閣司兩制不果給事御史缺擬以曹
郎徙公名在第三復不果而公念父母老上疏
乞南歸候養報聞會決江北辟便道歸省尋遷
員外郎卒竣還朝轉貴州司郎中時楊君已
得死喪歸公解橐而追贈之相嚴乃伺諸嘗贈
楊君者而太宰復中蜚語下法曹當公讞公稍

麗輕辟，詔不許。公恒自念：太宰知我，我以法報，且不可；而乃不獲以法報我之自謂何？然相嚴則益不憚公矣。公尋使論江南獄，大小悉以情所全活以數百計。事未竣，出知江州府。公至而廣寇蕭五擁萬衆猝來寇郭外，男女爭避入城。城者闔之，有相蹈藉死者。公亟戒勿闔，而身坐閭前引組別塗，俾男循左女循右入。第令遠斥堠而已。諸縣令各受公教飭，兵登陴，賊不能破。行圍指揮董璫、壘，係累男女數百。公以一旅

解之盡斂其俘歸。公筭賊且走，走必繇高吳道。俾武平令徐甫宰伏兵徼破之，擒其酋尋推功。徐令不自居。公又筭山海寇無已時，而三圖當要衝，議城之以一通判控治，得報可。自是寇益解散。汀一切治，而公入計甫畢，而丁封刑部公憂治喪以毀瘠聞，起補汝寧府。其治如汀時。

伊王負

上寵創築城垣，及諸不法事甚夥。公當往會勘，人竊危公是不易折也。公緩頰數語利害，王悚

聽立毀垣及省諸不法大猾中通判何君以法
何君義不受逮雖經死而猾踞橫自若公爲捕
致於理汝人快之公兩治郡悉能平其賦且格
他橫賦而其治本經術稍傳比以禮節在汀祠
故死事指揮王月楣故孝子丘文岐子在汝築
天中臺別立何仲默祠暇則行學宮課授弟子
文誼旌賞其卓然者當京朝大察吏公前以遷
後察格不當復察而相嚴尚在政察及公當左
遷士民擁車遮道觴公且哭且絮語浹日不得

發始公築東郭河善崩築隄障之未就而聞報
曰吾不敢以不終事也隄成而後辭事其以汀
守覲垂發泣謂巡臬曰守嘗欲城右郭捍巨測
矣鑿河以紓兩汀水之會而殺其反與射以完
城形勝矣而皆繙於力未舉卽以不職謝汀人
而茲願之未塞也明公其有以喻來者其後楊
守世芳城右郭金守立愛鑿河皆具如公指以
故兩郡人思之爲立碑而曹司空亨汪司馬道
昆紀其事公歸旦夕奉母許安人怡怡如有

兩兄而伯中孚疊逝子其子詠養而教之仲中
和貧推與已田宅中外姻戚恃而舉火者恒數
十人公性好客客時時滿座所恨惟嚮心饌食
取咄嗟辦而不問所自來其童幹亦喜客之至
而娛之冀以得自紓卽稍能綴韻語或操一藝
者問公衣則衣問公食則食問公所噓薦則爲
草薦書或數十函不倦公以是益困而太夫人
從容謂公曰汝不念來日邪而不爲祿且

上英斷正臣新柄國不以時白見冤狀勉圖功

名自効而刺促一塵若水上也。公感乃之吏部選而六日得長蘆之轉運判官爲判官之三月遷瑞州府同知許安人老壽死其計與除目游至公奔歸痛欲絕念無以報地下因請李攀龍銘其葬而世貞傳之時少師徐公與太宰胡公內重公超爲山東按察僉事且欲進移公學職嘗以喪聞乃止服除補湖廣巡武昌武昌首道也贊案積委克字公精心剖之立洗陳氏之後曰柯彩鳳者負湖爲盜舟數公掩而斃之獄搜

其積粟藏鏹以賑飢人所活殆萬計江南北瘡
於渡公爲立值責渡子毋橫索有溺者官具棺
瘞之溺而不報則以罪其地人黃鶴樓燬公計
以廢殿材新之而闕梁棟尋江漲大木隨水而
下者數株以樹樓良稱楚人興之積資爲雲南
布政司左叅議寒暑好間行部出則用什伍法
練土人則緩帶延儒生講說秕文彬彬矣以賀
萬詩行悉出其攜書數千卷寘公庫遷福建按
察副使遂爲其省右叅政有點而盜於倉者凡

七十家公廉得之以輕重受謫自是軍食足毋
困出納逾年進按察使公三治其省政益習歲
時獻块寢平而城西有積水百頃一山踞之公
廻捐俸入創亭榭勝處沿隄植桃李輕橈徐進
與寮從稱觴賦詩閩人指謂使君何必減山荊
州哉監省試所得多名士人錄文有傳者入觀
畢遷江西右布政使右使於務簡往往高臥而
公獨以精勤稱尋遷左布政使司領郡至十餘
所鉅二王國子錄而下祿食供億以千萬計而

他所請質平亭總覈頃刻百端造請臺使賓筵
館餉無虛日公談笑應之咸歎伏以爲神而實
中耗矣一日宗室有閱者交發其陰私事公思
所以保全之不得忽眩不能語昇歸臥正寢中
夜卒其案若右使張公輦跣而救公弗及也中
丞劉公行視公貧弗能喪乃與張公謀捐帑金
治美材殮之而余弟世懋方分部南康驚而奔
以一日夜至力爲經紀其道路費始得歸公之
喪歸也諸王子侯與其僚若屬及郡之薦紳大

夫縞而几哭其吏士巷哭其耆婦孺擁而野哭
道所經守令師生亡弗祀也公之客及交游滿
天下聞者亡弗嗚咽悲詫曰公奈何死公且無
子已而曰公可以死矣卽無子有子矣蓋謂其
德就名樹也公孝友敦睦寬然長者其舌有臧
而無否輕財好施不爲帑藏汎愛親仁久而彌
篤所葬事李攀龍蓋不敢以友進者終身矣吾
曹若宗臣梁有譽蚤死攀龍高簡少延納國倫
與世貞不耐毋自語而世貞性復脫疎卽操觚

者思甘心焉而於公靡間言以故得醍醐稱一
曰國老和而甘且善劑也公於詩格高而調逸
近體宏麗悲壯讀之神聳文步趣古昔所立卓
爾有青蘿館集續集若干卷天目山堂前集若
干卷青蘿館集則注司馬序之矣公卒以萬曆
戊寅十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丁丑得壽六十
有二配楊安人有二女長適侯選經歷周文政
次適太學生蔡鼎鉉舉一子而殤所子詠爲獨
子當歸後凡廼以詠第三子承孝爲殤後承公

重嗟哉公始號龍灣更號天目山人葬在城東
之里許高橋下世貞無以效公伐石勒辭而樹
諸阡以示永永銘曰

公生有自出有爲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歿而
有歸茲其委婉也誰歟樹碑俾勿替也四海之
內皆兄弟也微言之存後天墜也夫人兮自有
美系也

徐方伯子與傳

王世懋

始于鱗與余兄元美六子遊也。于鱗而下則子
與稱最長云。而世懋自齠時已竊侍諸君子。比
長被家難。從家兄歸田里。而予與亦數偃蹇家
居。居又近得時過從。余固莊事之。而予與固讓
爲爾汝。交逮二十年。晚又同官豫章。其卒也。余
自南康往赴之。慟哭經紀其喪。以歸世謂死生
交。余於予與近之矣。文人不閑於政。類爲俗訾。
而予與官至左伯。所在有治辦聲。其大者載在
碑誌中。可無論已。其爲文章。海內能誦之。集具

在可考也獨其至性過人風流被物文章所不傳官蹟所不載者余徒能寤寐見之乃竟與其人朽矣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盡者卽子與可圖而安得化工筆端者令可傳述哉余不揣輒採其軼事與耳目所親都訛者傳當世萬一有述焉其傳曰徐中行者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家貧父某布衣教授里中弟子百十人有三子而子與其季也子與生而白皙豐下美言笑樂交遊少爲諸生寢甚然出必鮮衣司寇顧公目之

卷之三十一
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爲鄉進士不第久之而好爲古詩文益甚。里中若劉清惠公輩皆與爲忘年交矣。庚戌成進士爲比部郎時李于鱗與余兄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寶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權益甚。諸君子旣刻厲相責譏務在絕他遊好。一意行其說。卽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予與居其間最爲樂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願爲兩端自解。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

目者日益衆相嵩者貪而忮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敢出乃公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郎時蜚語謫初子與爲郎時數擊鮮爲賓客懼士亡論識不識慕而干者輒傾貲賑之多貸里中富人金久之未能償典兩郡所入租俸輒隨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賓客日益進贊日益竭悒悒無以爲懽客勸之

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
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
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會復丁母憂卽喪中超
爲山東按察司僉事爲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
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爲滇少叅知以入賀爲閩
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
造其門及諸遊客詞人戶外屢常滿子與人與
爲讎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
能也旣已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輒爲畢

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爲左人謂旦暮且大用竟以瘁卒初朝議汰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代之感

上恩益自方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關署昏落如飛會宗藩有構者訐諸陰事於朝竟法坐

劄者衆子與心憐之爲得間從末減業就草病作不能語一昔卒子與好飲酒酒態頹唐有叔夜玉山之風口不喜道人過人有相負者衆爲

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而外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所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奈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更經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赙斂無不入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

子錢籍諸蹲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至方
岳家不留一錢廉足稱矣初子與守汀時子相
兩爲藩臬其地捍寇有功死而子與爲祠武夷
祀之先大夫撫浙閩人追思謳歌子與再入
閩則復爲王中丞祠祠子相左而手記其碑及
是子與卒閩人就子相祠並祀爲兩賢云無子
初以伯兄子詠爲後已謂伯兄一子不可後而
旁竟無可立世懋乃以詠子承孝遙接之世人
所爲悲伯道者也世懋論之曰昔汲黯好直遂

世而鄭莊行千里不齎糧，兩人行事絕不類。太史公合而傳之，要以俱有至行爲漢廷名卿，旨哉乎其合言之也！以于麟之峻潔寡合，而獨好子與莫逆終身，要各以至相友此真能合者。自仲尼以還，人不能無過，而世爲家乘者，類多訛言失實，竟與其人不類。嗚呼！此胡以傳也？余故於子與不爲溢美云。

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
行狀

李昭

徐公諱中行字子與號龍灣嘗譜書天目山下
又稱天目山人其先鳳陽人也高祖進五公洪
武初詔徙淮西豪杰于江南於是遂家長興
爲長興徐氏進五生亨六亨六生農隱凡三世
皆隱約弗著公考東臯翁實農隱公第五子也
以公貴封刑部廣東司主事少貧喜讀古人書
教授諸生下帷恒數十百人必以力行爲先多
長厚之德邑令爲之虛禮語具風洲王公滄溟

李公方城宗公誌傳中。翁配許太安人。而生公。公生之夕。太安人夢日墮懷中。覺而異之。以爲得子必顯。公甫十歲。卽善舉子業。又卽知聲律。吟味之學。時邑令晉江黃公。今爲大司寇。一試而奇之。稱爲徐生。十六游邑庠。庠師高安謝先生。待公以殊禮。且有恩。嘉靖庚子舉鄉試。庚戌登進士。授刑部主事。太僕楊忠愍公論劾嚴袁州父子觸。

上怒論棄市。公率二三同舍郎收其屍。袁州嘸

之當其時風憲員缺銓曹僉公名第三疏入不報公念東臯翁日遠思欲迎就養上疏乞南曹亦不報甲寅遷員外郎奉勅決獄江北事竣轉郎中建安李太宰與嚴袁州有郤袁州撫他事諷

上述繫詔獄下公讞奏公擬輕典袁州不悅後有一旨竟改重典非公意也尋又遣錄江南囚江南事多掣肘公不避不阿平反大辟至徙流者若干人疑而請輕者若干人完其生者甚衆

丁巳陞汀州府知府公方下車廣寇蕭五擁萬
衆將薄城下男女無少長爭入城守者闔門不
使入公下令啓門引組別途男左女右入已公
復戒屬邑爲備寇直突寧化走會昌集舟下俱
不得逞乃趨間道還公先伏兵高吳擒其酋長
餘黨悉平於是召父老子弟問所制寇之策僉
曰上杭武平永安三邑地介山海間多橐寇出
沒必城其地設府館蒞之迺得公列狀上請今
悉從其議汀俗貧者匿其賦以售田而富者收

其田不收其賦公謂富者曰其有不賦而田者
吾收之以故田賦始均乃又闢碧雲朝斗二巖
選八邑弟子高等者校藝其中暇則相與登臥
龍岡泛錦江吟咏不輟古有以經術潤飾吏治
者公其庶幾乎戊午當入計公行聞父喪途跣
李歸寢地廬墓者三年強起補汝寧府汝故土
淳惟下下國初賦有定則嘉靖已未當道謂
汝南僻簡欲令代他府重賦民奏訐乃止至是
懷衛民復議代之公走白上官曰官可去民不

可病

祖宗之法不可變議遂阻前守盧龍寥公嘗建篤志書院在天中山錄材以教歲久且廢公至購院後地三畝許爲舍居諸生規制倍昔之十更名天中中祠添雖氏又別建大復祠祠何大復先生公代撫臺白石蔡公記其事頃之伊藩騎橫骯法私築城垣事聞

天子震怒詔下撫臺繩之諸勘官多規避不往公獨往爲緩頰數語利害伊藩聳聽立毀垣牆

改諸不法事。自是聲名大起。又何通判者平陰人也。負氣節。不協於僚友。僚友理譖民獄。將發其罪狀而寘之死。於是譖民搆憲牒。激怒何君。何君竟與脫其罪。僚友愈不協。乃譖民又騎其讐索。因恣閭議。御史聲其罪。并逮何君。何君不受逮。卒人皆爲何君冤。彼首禍者顧晏然坐。且計却捕者不得近公懸重賞。捕之悉諭以法。聞者稱快。癸亥屬內考公爲飛語所中。當左遷解郡歸。日奉太安人以自娛。有終焉之志。太安人

屢趣之行。王長公兄弟，又遺百金裝署曰：爲太
安人甘麗費，其意遠矣。公感而乃行。至京師，
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三月移瑞州府同知。以
太安人計至去位。亡何就其家起山東僉事。未
任，隆慶戊辰服除，補湖廣僉事管武昌道歲儉。
民飢盜艘縱橫四掠。公首擒江洋積盜柯彩鳳。
獲盜糧千石，佐以羨金賑之，全活者不下數十
萬計。黃鶴樓久圯，公方以廢殿改建，闕棟柱江
忽浮巨木數株，足勝其任。人咸喜且謂公輒舉

事若有神人贊助焉。庚午擢雲南左叅議部使者行部亡論公分轄出則偕行所至壹意拊循惟殛其劇惡校文閱武夷風稍變會

今上登極公入賀以所攜書籍數千餘卷貯之公堂以俾遐方觀覽萬曆癸酉陞福建副使備兵海上討斂博畫海賊林道乾潛伏島中無敢窺漳泉境上矣甲戌轉本省右叅政明年又轉本省按察使刑獄一清丙子爲監試官總裁試卷得雋者皆八閩名士咸服公知人是年冬率

諸長吏朝明年正月遂進江西右布政使奉勅鑄錢公講求錢法輕重大小悉酌漢唐銖兩之分爲之與時製甚合民以爲便撫臺潘公爲言於

上其特公餘事耳尋遷本司左布政使江右所憲者宗藩禮樂制度財用貢賦供億諸不可已之務公晝夜綜理不休案牘隆起頃刻握管散之如飛一日以宗室有鬪者各發其陰事兩臺檄公論報公思欲曲全親草爰書卽據案

而瞑實戊寅十月十三日也。公夫性孝友重
畢翁得其驩心。母太安人親授公章句。公終夜
讀太安人亦終夜紡績相之。公跽曰：兒讀書願
苦毋乃爾邪。每勸之安寢。伯兄中孚仲兄中和
相與庭趨怡怡如也。公自買田畝悉推與之中
爭養世遺孤。詣公撫爲已子。以教以婚。兩就省
試不第。因苦攻病日游於六館。公爲人美姿容
雖貧所衣亦鮮好。大司寇顧公見之曰：清廟珪
璋也。以甥女妻之。劉清惠公與人寡合。惟雅好

文士獨與公爲忘年交。公初爲郎，則與濟南李于鱗、吳郡王元美、廣陵宗子相嶺南梁公實、輩行游燕市中，人以五子稱之。其爲文務遠俗，有奇氣，至清談蕭遠，尺牘藻麗，宛有正始風流。海內名家罔不欽慕如。熙朝麟鳳云，公平生口不言人過，至引微士，則不惜齒頰尤慷慨樂施，戚屬里人待公舉火者數十餘家。公累歲給之不厭，故聞公之許崇善委舉莫不奔走悲號，嗚呼傷哉。距生正德丁丑八月二十日，春秋六十。

有二配楊氏卽顧公甥也封安人生二女長適
候選經歷周文政次適太學生蔡鼎鉉一子小
字夢仙早殤今諭誄爲徐氏嫡長不當繼支子
義以誄第三子承孝爲之後承孝尚幼誄得以
治其喪事十以今年己卯十二月廿五日奉公
之柩窆於城東新阡去城一里許道德高橋之
下天目屏其前太湖環其後左峙蒼弁右列五
峯一邑之形勝也公生前亦自指此所著有青
蘿館前集續集共若干卷又天目山堂全集凡

若干卷藏其家，誄以炤與公同研席，又附在戚屬，知公故深，乃屬炤敍狀。炤愧拙塞，不能殫述第詮次，其大都如右。敬俟班馬鉅筆裁之。

天目徐公誄

并序

俞允文

公諱中行，字子與，姓徐氏，湖州長興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歷刑部主事、員外郎，出爲汀州太守。外艱服闋，補汝寧，被謗貶長蘆鹽運司運判。內艱家居，遷瑞州府同知，服闋擢湖廣按察僉

事雲南布政司叅議福建按察副使轉按察使遷江西右布政尋轉左布政春秋六十有二而歸而歸冬十月十三日得暴疾卒於位嗚呼哀哉公自少知名結綬登朝所至遺愛刻石頌德其所友善才彥則陝西按察使濟南李攀龍于鱗南大理卿吳郡王世貞元美福建按察副使廣陵宗臣子相山人臨淄謝榛茂秦與公爲五人時謂之五子數餘年子相干鱗茂秦皆先後渝謝而丘部左侍郎兼注道昆伯玉河南左叅

政荊楚吳國倫及元美弟江曰按察副使世懋
敬美最後入亦謂之五子初元美未嘗與余交
顏每稱余五子間以爲不可使若人涇泥不起
長譽於人間也由是五子者各遣書致慇懃多
驩而辱公愛厚尤至餘二十年矣奄忽摧折傷
其奈何公之歿也敬美方與公同官遂得經紀
其喪定其後嗣元美亦已周護其家爲撰神道
碑文伯玉銘其墓石謂余宜作誄詞旌之余曰
公等皆通顯清英及滿天下其文必能仰子與之

遺聲昭當年而垂後代爲不朽矣。且子與誠知人而後卒多賴公等之力。若允文襄廢未才又奚能廁大雅以訶其厚德。然述近情而極纏綿悽愴之詞。非長戚幽居如允文者不能爲也。輒爲哭而誄之。其詞曰。

穆矣徐公天挺哲人純懿敦大慈惠恭溫研幾隱贊博綜典墳發篇藻麗蘭敷蕙芬聲實之隆靡不彰聞爰惟厥初矯翼斯升乃署爽鳩堯允充明哀矜折獄衆彌歸誠平反寔多益大厥聲

作牧于江廣寇憑陵日肆侵侮萬姓震驚公納流竄城門寢局險備周悉梟風不行簡稽戎勇要擊武平斬首藍屋餘黨是懲亂繩以理境內肅清乃懼厥難尋補汝寧殫精圖治細齊民情隄障決河革劙煩徵恢崇孝弟甄獎渥淪弘開講堂登進諸生扶衰拯廢贍死周貧化極中和俗以還淳天貺休瑞郊出麒麟桂生有靈人實害能公遂遭貶鹽筴是經遞道願留攀輪失聲古之遺愛權此爲輕逢辰之缺內艱荐仍茹憂

成疢，閉絕巖衡。沉彩終發，藏輝必呈。公于此時，
華問載興，累遷藩臬。楚澤溟雲，竭心公朝。罔憚
劬辛，迺建隼旟。廉察八閩，紀綱條振。列辟儀刑，
進陟藩伯。保釐豫章，吏懷其德。民識其方，曾不
踰歲。遽及殘殃，哭位天乏。柩櫬荒涼，寮屬軫動。
父老增傷，含欷致禮。贈克箱神駕東還，川塗
感咽。楚招幽怨，齊挽遙切。天不憇遺，仁賢殞絕。
嗚呼哀哉！惟公才彥秀越，時倫惟公光儀。輝映
玕珉，泛愛博納。賓客盈門，家雖屢匱。公獨自欣

鄭莊既遠文舉亦陳其在於公事近猶新玄牀
未妥素榻隨塵鳴呼哀哉公昔奉使按部吳鄙
枉駕蓬窟許爲知已欵膳之厚與日積累其後
汝寧郡志失紀謬延纂緝遺幣千里異言嵩高
二室之美昌蒲九節巨柏千祀倦游潛盤欹其
必至值公被播臨發旋止公愈加慙慰藉無已
諸所推拔匪終伊始每謀我貧餽遺相繼我之
懷慚曾不遐棄綢繆惠好合志同氣如何奄忽
頓成異世嗚呼哀哉曩者首夏公還京師契闊

既久枉櫂東來元美亦集置酒河湄流連信宿
以副渴飢余時規公沉湎奚爲願保精粹黃髮
爲期公笑緩答行當佩之揭來四書茲審安懷
忽承計問驚怛且疑連得後信公果長乖胡疾
之亟卒使不治如公仁賢受數則奇晚就榮路
大位日躋將闡王略以贊明時命不終泰才不
盡施銜恨沒齒吉往凶歸嗚呼哀哉人之相知
始終幾何余性狷狹公以寡和若石投水莫覩
瀾波追想歡言恍然在目昔之往也談笑華屋

今之往也。涕淚相續。徒有百身痛不可贖。余旣
衰病。生日苦促。死有遺靈。見公亦速死。儻無知
未隔冥邈。嗚呼哀哉。

輓徐子與方伯兄五首

王世貞

樓船艷鼓出吳關。坐見蕭蕭短旆還。
化劍豐城餘紫氣。藏書天日是名山。
官從幾命頭先白。語到千秋官自班。
惟有寸心猶未了。可能揮手厭人間。

豫章題字墨猶新，南浦招魂事已真。
未老江東徐僕射，仍爲天上石麒麟。
虛疑欲界無長日，但是詞林不利人。
四壁圖書山百仞，向來吾豈念君貧。

慈烏別宿舊林枝，寡鵠啼霜聽轉悲。
論比偉長差有位，年齊摩詰總無兒。
吳雲欲散青蘿館，滇海空傳白雪辭。
從此箬溪西去路，的應難似舊時。

愁將舴艋入菰蘆，未到吳興淚已枯。
矯首乾坤

諸子盡斷絃山水一身孤書貽玉粲能傳否効
許延陵再掛無不少溪茗堪作供用君家法薦
生芻

當年西省業西京散入諸侯狎主盟握簡僅殘
吳下叟修文今嗣濟南生里存魚舍誰留食天
坼龍門可借名但遇江湖羣潦倒豈應無淚向
菰城

萬曆己卯春仲六月於吳興道中書此老淚
澑澑時落絹上噫乎與猶幸矣他日吾死誰

爲作此語者，因焚其副而留此付其嗣人。歲
之友弟琅琊王世貞書。

哭徐子與方伯四首

南州書札未全稀，過客廬言黨是非。
幾日彈冠仍北嚮，萬山輿櫬忽東歸。
歲書已散青蘿館，坐釣空餘白瀨磯。
欲策素車何處哭，遠天雙淚不勝揮。

爲憶長安釋褐初，衆中一顧獨憐予。
相將結客談風雅，已自知君握壁瑜。
側足風雲成末路，同

心日月老離居祇今山水應弦絕桓目吳雲黯
太虛

岳牧旬宣已自尊，恩歸白首戴君恩。惟來天
目山靈盡，應爾豐城斗氣昏。萬戶居人哀執繩，
四方門客賦招魂。坐芻孺子真如玉，別恨千秋
何處論。

結長髮稱詩老未休，詩成何地不青郵。祇今籃笥
明珠在，終古山川匹練收。酒態分明嵇阮後，文
情珍重尹班流。總今騎鶴縱山去，回首中原處。
事

處愁

再哭子與四首

淮陽分手通兵聲，夏口方舟何限情。兩地白雲愁已斷，獨留佳句使人驚。

東望棲迷天目峯，三江風雨泣芙蓉。由來玉樹沉光彩，結作愁烟幾萬重。

客散華陽五土分，詞林六子半脩文。那知又脫延陵劍，掛向徐君第四墳。

浦廟陰江霧黃，見君無地哭君傷。泉臺迥隔

三江表絮酒何因遠自將

六十無兒敢問天。幅巾朱粉夢中憐。馮誰慣進鷓鴣膳。不奪阿婆敵體尊。

東海李生南海梁。化時俱作海雲翔。可憐孺子如宗餒。鬱鬱游魂西異鄉。

子與門人遠來爲子與乞傳。子高其義感賦此詩。

徐卿門客散如雲。不道心喪更有君。談執百年悲斷絕。乞碑千里見慙慙。僕力盡安陵土。寒

王魂歸楚些文姬我生効猶未束此風吹雨
繽紛

冬日遣使赴長興醉子與墓潸然哀之再

賦一律

矣雞禦酒暮何之張望孤墳箬水湄一日乾坤
庶異代三江雲柱只離思重泉始罷憂生淚過
客虛傳絕命辭信使到門君不見斷鴻殘雪總
深悲

武昌年弟吳國倫書